

他总是朝着炊烟的方向望去，像是在等待春风的候鸟。

他保持这个姿势已经很久了，偶尔停顿一下，把手里的竹篙握紧，然后“嚯嚯”地吆喝着。他的面前是一片黄灿灿的稻田，饱满的稻穗沉甸甸地垂下来，他真担心这些细长的稻秆要被折断了。太阳热辣辣的，夏日的晨光像是被烈火煮沸的水，一下子全都倒进了这块稻田里，四周的温度很快就升腾了起来。他早上喝了一点稀饭，肚子已经咕咕直叫。天色尚早，还不到回家的时候。他的头顶上有一排排电线，电线上蹲着密密麻麻的黑点，那是乡间的麻雀，它们是这个季节里的盗贼，成群结队，等待着无人之时，抢夺那些稻谷。

在稻田里，人鸟之间，展开了一场关于粮食的争夺战。

麻雀有翅膀，偷偷飞到田里，啄断一束稻穗，就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到高高的电线上，慢慢品尝。他是一位憨厚的庄稼人，为了仅有的粮食，只能把两段竹篙用绳子绑在一起，像是一位杂耍艺人，把竹篙举得高高地，驱赶那些鸟雀。

远远望去，一片金黄的稻田上，一个男人拿着竹篙在追逐几个飞舞的黑点，像是一幅水墨动画。

他也试着想过在田里放个稻草人，代替他守候着这块田地。他用一捆稻草扎成一个稻草人，给他套上一件塑料化肥内袋，再戴上一顶破草帽。稻草人不言不语，风把它的塑料衣服吹破了，呼啦啦地响着。草帽子也被吹斜，耷拉在头上，刚好把脸全都遮挡了。这个稻草人成了一件充

耳不闻、视而不见的摆设。

那时，他刚从厨房里出来，烟囱上的炊烟正逐渐淡去，像是融入清水里的墨滴。他望了一眼远处的田野，那些鸟雀正在稻田上空追逐打闹，有些还放肆地站在稻草人的帽子上站哨。这里俨然成了一处鸟雀的乐园。

他为那片稻田而忧心忡忡，只好拿起竹篙，代替那个傀儡稻草人，扑打着鸟雀。如果不是这些鸟雀强盗般的行为，他们本来可以和平相处，至少在无数个日夜里，他在田间劳作，只有这些鸟雀在身边叽叽喳喳，让他少了一些寂寞。所以，除了这块稻田，他并不想把那些鸟雀赶尽杀绝。

这块稻田是他养活一家人的唯一来源，他已经没有余粮分食给这些鸟雀。

鸟雀们不知道农人的心情，它们在电线上，神态悠然，或立或蹲，单爪独立昂首望天，四五只聚在一起叽叽喳喳，仿佛是进餐前的祷告。它们太熟悉眼下的这个农人了，他一辈子没有发过脾气，甚至那些田间的动物和草木，如果不是阻挡了庄稼的生长，他宁愿绕着走，也绝不去打扰它们的生活。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，这么多年来他也一直保持着对自然和生态敬畏的态度，尤其是在缺水的夏季和酷寒的冬日。日未出便去田间，炊烟升起而归，再开始一天的劳作。

炊烟起，不是一天的开始，而是一天中一次短暂的休憩。他日夜来回于炊烟和田野之间，年年月月日日，风雨阴晴之中从未间断。

今天，他是这块稻田的守护者，抱着一根竹篙，就像握着长

R

月光城 散文

人雀共生的村庄

王光龙

矛的战士。他不愿意和谁去战斗，靠天生活的他早就已经变得温和。他喜欢看着田里潺潺的流水，浸透每一株秧苗，就像是看着他的两个孩子一点点长大。日子过得有滋有味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

事实上，他总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在过日子。夜里起床看看菜园里菜的长势，把废旧的秧马再修补一下，把镰刀再磨得锋利些，早早地去灶房里燃起炊烟。一天就这样开始了，一天也就这样结束了。

只是当下，他还在等着，等着这些鸟雀倦了，或许会飞到别的地方去觅食。可是，他低估了这些鸟雀的耐性，它们仍旧不慌不忙地高高在上。在和这些鸟雀对峙中，他也没有闲着。拔一拔田里的稗子，扶起前几日暴风雨过后被吹倒的稻穗，把漏水的田埂再培一点土……

把这些干完后，他又把竹篙抱在怀里，看着稻田。这块稻田，还有几天就可以收割了，这些天他夜不能寐。田里的每一株稻穗的长势，收割后堆放在粮仓里的哪块位置，给牲畜留多少，卖出几袋给孩子做学费，秋后留多少口粮？这些都在他的脑海中一一闪过。一个农人，在过日子这件事情上，总得精打细算。

太阳已经快升到头顶了，那群鸟雀也开始不耐烦了。它们和农人一样，饥肠辘辘。鸟雀看见田间劳作的人们都已经陆续回家，可是这位农人却依旧守护着这块稻田，完全没有想回家的迹象。鸟雀站得高，

它们看见农人家的烟囱已经徐徐地冒着炊烟。它们开始叽叽喳喳，好像是在提醒农人到了该回家的时候。可是，农人丝毫不为所动。鸟雀们终于失去了耐性，或许不再忍心去和农人抢夺粮食。它们开始稀稀疏疏地飞走了，像是一片片被风吹走的枯叶。

农人看着这些鸟雀离开了这片稻田，并没有表现出多么的喜悦，他不希望这些鸟雀吃掉他种植的这块稻田，但也不希望它们飞到别人的稻田里。鸟雀是有生命的生灵，它们也渴望得到饮食，拥有追求生存的权利。在多年以前，这片荒芜的田野是它们的乐园，它们啄食草叶，饮吸露珠，自由自在。如今，青草茵茵的大地上被人类开垦成田，种植粮食。鸟雀们从草丛中被惊起，它们只能躲在电线上，和人类打起了游击战。它们追逐打闹的乐趣顿减，日夜有饮食之忧，也更担心人类窥视着它们的肉体。农药、捕鸟器、气枪，甚至是农人的竹篙，它们始终对人类怀有戒备之心。如今，人类只顾虎视眈眈、饥肠辘辘地盯着周遭，谁会去担忧一群鸟雀的何去何从呢？

农人盯着光秃秃的电线，怅然许久。他把竹篙放在田垄里，拍了拍身上的泥土，就朝着炊烟的方向走去。

稻谷收割进仓后，往年他都会把抖落在稻茬里的谷粒捡起来。今年，他却没有来拾秋。

给它们留一点吧。他自言自语。

汪曾祺回忆家乡的灯火：“天冷了，堂屋里上了橘子……上了橘子，显得严紧、安适，好像生活中多了一层保护。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。”读之，一缕乡愁袅娜升腾，旧时光，年画一样清新、熨帖。

老屋的煤油灯，站在古朴的岁月里，如一首哀怨深沉的歌，总在宁谧的夜晚，萦纡在我的心头。

做煤油灯是我们的绝活。先找来废弃的药瓶子和牙膏壳，制作灯身和灯头，而后用旧报纸捻成柱状做灯芯，再用薄铅皮拧成灯把儿，做成的煤油灯朴素小巧，令人啧啧称赞！天黑定，小心翼翼地划着火柴，点亮油灯。灯光映红了母亲写满沧桑的脸，也照亮了土墼垒墙、麦秸苦顶的简陋而温馨的茅草屋。微弱的灯光，氤氲一室，幽微出一种神秘的氛围。

青霜寒夜，乡村的夜空清晰、高远而辽阔。远处传来零星飘渺的犬吠声，煤油灯驱散了一屋子的黑暗。灯花摇曳，油烟袅

袅。有时灯芯上结出灯花，如荠菜花瓣，红艳灼目。我和妹妹伏在油灯下做功课、看小人书。父亲也就着油灯备课、改作业。妹妹很认真地折着纸青蛙、纸鸽子，我贪婪地翻看着古旧的连环画，心头的懵懂和阴霾被一点点照亮。

冬日有闲读书，如沐暖阳，如抱暖炉，为灵魂增温。雪花忘情地旋转、翻飞，轻盈委地，挤挨、拥抱，发出咯咯的脆笑，覆盖世间纷扰和沟壑。

在煤油灯下，我看腻了小人书，就去啃父亲书柜里的大部头。我在油灯下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，养成了敏感多思、内向自省的品性。温暖的亲情、恬淡的生活、温馨的田园，如一抹清远的月色，悬挂在我的心灵深处。

小院里月光清如溪水，静似画布，瓦屋和枯树闲适安逸地镶嵌在画布上。青霜平添一份柔和，显得寂寥而悱恻。我们在苦楝树下玩着古朴游戏。祖父倚着树干在木格子窗下边讲古边编竹筐、搓草绳。我们

X

月光城 散文

雪落油灯暖

宫凤华

蹲在地上，支颐凝听，渐渐走进咬金、薛仁贵等人的故事里。月光下的苦楝树如一位慈祥的老者，默默地呵护、关注着我们。

朔风呼啸的冬夜，雪花簌簌而下，柔若无骨，决绝清冽，世间万物绣满琼花，绣满苍凉。灯光下，母亲的身影投射在斑驳的泥墙上，侧面曲线令人联想起古希腊的雕像。她一手握着硬邦邦的棉鞋底，一手用穿针拉着长长的棉线，随着“咻溜咻溜”的声响，鞋底便多了一个个针脚儿。在寂静的冬夜，那吱吱声极富韵律，仿佛低吟一首儿歌，伴着晃悠悠的摇篮让你沉沉入睡；仿佛是啾啾作响的一炉旺火，给你驱除寒气，感受亲情的温暖。

在煤油灯下，我一有闲暇就拿起竹笛，吹奏一曲。幽幽笛声，贴着河面徐徐飘来，清纯，空旷，似晚风穿越松林，似端庄少妇妆楼眺望，拂得人内心清凉，唯美忧伤。

现在的灯具新颖别致，煤

油灯却如母亲羞赧的首饰匣子，锁着幽梦，湮没在旧时光里。“寒雪里，烹茶扫雪，一碗读书灯”的温馨画面，如一轴高古宋画在脑海里徐徐展开。尽管世事纷扰，白驹过隙，煤油灯却如美丽的“舞者”，依然闪烁在我的心灵深处，照亮人生的梦想，照亮绵绵的乡愁。

